目　录

解放前夕我在祁阳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陈秋云（1）
忆新七军起义的经过……陈静波（9）
陶尉存参加秋收起义始末……陶　钧（24）
周济贫遇难记……李明寿　苏联民（28）
我所知道的“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赵静如（3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三位高层人物来祁阳的情况……桂元生（37）
抗日战争时期祁阳县城沦陷记……张受录（41）
阳明县设置始末……罗　鑫（45）

大革命时期祁阳工运史略……王克宽（47）
华商工厂的工人运动和第三被服厂工人俱乐部……王克宽（53）
蒋毓华烈士……陈　熊（57）

清正廉洁两奇雄
——唐志澄行实……陶　钧（60）
雷孟炎在祁阳的二、三事……罗　鑫（64）
我所知道的祁阳县救济物资发放情况…罗　鑫（68）
新一军在祁阳招生始末……彭肇国（86）
解放前夕祁阳建华公司和“祁阳人民自救分会”成立的经过……陈燮林（8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清国前祁阳历代人口概况…… 李才稳（93）
祁阳的盐业…… 屈自觉 唐秋生（101）
祁阳的典当业…… 陈享琼 周定富（112）
建国前在祁阳流通的市票…… 陈享琼 周定富（116）
谢哲卿与“谢三和”…… 谢宏泽（119）
祁阳名优产品…… 周良学（122）

祁阳书院三记…… 桂多荪（128）
祁阳文昌书院…… 林 虚（136）
祁阳一中…… 桂兹孝（144）

祁剧高腔之祖——《目连传》…… 邹子模（152）
建国前祁剧的演出活动…… 彭新高（159）
漫谈祁阳的木偶戏…… 杨春兰 申贵阳（166）
周大荒和他的《反三国志演义》…… 周步云 苏联民（170）
我在祁阳新华书店工作的一段回忆… 柚克寒（174）
文明铺江西会馆记…… 罗炳升（180）

补充与订正

读《阳明山招降记》拾遗…… 雷驰风（182）
《祁阳文史资料》第四辑中两文勘误表 编 者（185）

后 记…… 编 者（188）

解放前夕我在祁阳从事地下工作的回忆

陈 歌 云

一九四九年春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国解放在望。可是，就在这黎明的前夜，祁阳人民却经历了一段非常的黑暗的时期。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我正在江西南昌国立中正大学从事反美蒋爱国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历时三年。后被开除学籍，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回到祁阳。我回到祁阳时，祁阳已成了国民党军官蒋伏生的天下，四月，敌华中长官公署部分机构率警卫团从武汉市迁来，于是这两股反动势力在祁阳合流，疯狂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活动，白色恐怖遍布城乡。

但是，压迫愈甚，反抗愈烈，不管黎明前的天是多么黑暗，共产党却象天空里的启明星给在黑暗中的人们指引方向，并把他们引向光明。

一九四九年初夏，祁阳的政治气候虽然沉闷，但自然界的气候却依然宜人。五月中旬，一个南风吹拂的上午，周济同志由李兴同志陪同来到了重华中学的住处。李兴是祁阳县中的毕业生，曾会同一些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星月社，我回祁阳后，他聘请我当了他们的文学指导。周济同志通过李兴瞭解了我的政治情况。我们在祁阳相处了四天，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谈话。开始，我们谈论了国内外形势，特别谈

到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随后我向他介绍了我在大学三年领导反美蒋的爱国学生运动的斗争情况以及祁阳的政治形势。通过交谈，我们互相有了较深的了解，政治观点完全一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返衡的前一天，又来到了我的住处。我邀他外出，来到了重华中学大门右对面的山坡，在一处有树阴的草地坐下谈心。当我谈到了在大学三年，在地下党领导下，从事学运的领导工作，对共产党的无限向往时，周济同志说："共产党是由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分子组成的，集中了我中华民族中最优秀的分子，党现阶段的目标是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党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他谈到了当时的斗争任务，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们党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放湖南，我们也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放祁阳。这样做，能够避免或者减少损失，有可能时，我们应尽量采取和平的方法。"我向他表示愿为解放祁阳而斗争的决心，他对我的决心表示赞许，说："过去几年，你在大学里领导了学生运动，今后可为解放祁阳而斗争。"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他代表中共地下党华中区直属衡阳支部，接收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员，要我在祁阳成立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和贫农翻身团三个组织，并详细向我说明这三个组织各自的具体任务。最后，他告诉了党的地下工作纪律，约定了今后互相联系的化名，并说今后或者他本人或者他派人来祁阳与我联系。

我与周济同志相会的这几天，天空晴朗，南风习习，阳光分外暖人。这短短的几天相处和推心置腹的谈话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周济同志离祁回衡后，我根据他临行前交代的任务，开始在祁阳开展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为了更快和更有效地开展工

作，我决心先成立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在这个组织成立前我分析了祁阳知识界情况。大专毕业以上的知识分子中，早年毕业的，大都从事政界活动，或各自依附祁阳籍蒋周刘三大家，政治情况一般比较复杂，近年来毕业或在校肄业的，受最近几年民主运动的影响，除国民党党团骨干外，一般对国民党怀有不满情绪，思想倾向进步或者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他们的年龄一般在三十岁以下。从这部分人中发展一些人参加革命委员会是比较适合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考察，我从近年毕业或在校肄业的大专学生中，先后发展了邓国瑛、刘序麟、陈敬、唐建义、于步瀛、李麟书为委员；在文化教育界发展了蒋秉秋和唐建仁；在旧政界人士中发展了陶自强，以后通过蒋秉秋介绍，又吸收了陆民华和赵琦为委员。

人民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我与住在城区的委员唐建仁、刘序麟分析了祁阳的政治情况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并根据形势确定我们的工作重点。敌华中长官公署部分机构迁祁，加强了祁阳反动派的力量，这给我们开展工作增加了困难；但他们初来乍到，立脚未稳，又终是外地人，纵使有影响也只是暂时的。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迅速发展，全国解放在即，这对祁阳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除一些死硬分子外，大多数惶惶不可终日，急求出路。这是我们开展工作的极为的有利条件。针对这一形势，我们决定对敌人发动一次攻心战。为了从思想上瓦解敌人，反击国民党“戡乱建国”的反动宣传，以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我们用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以警告和劝降为主要内容向全县国民党乡长以上的党政军人员发出了劝降书，书中详细地介绍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湖南和全国其他各省即将解放，以及共产党对旧军政人员立功受奖的政策，劝他们立即停止作恶，立功赎罪，争取立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受奖。对继续作恶胆敢抗拒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破坏解放事业的定将严惩等。

另一方面，为了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我们在革命委员会内部，根据各人特点和自身有利条件，对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刘序麟是祁阳最有影响的三大家之一的刘兴的侄儿，与祁阳党政军一些上层人物比较熟悉，他负责去做祁阳县党部书记长邓眉伸等人的工作。祁阳民众教育馆长唐建仁，他是在乡军人会会员，分工联系旧军人和县直机关单位的一些头目，例如敌警察局长王光等人。另外，我们又注意发挥革命亲属的作用。例如陶铸同志的胞兄陶自强在祁阳政界有较大影响，七月下旬，我和唐建仁一道往石洞源访问了陶自强，并发展他参加了革命委员会。

我又注意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例如，祁阳专科以上同学会，李麟书为该会负责人之一。我决定通过他来发挥该会中进步人士的作用。七月下旬，我到了金兰桥，同李麟书作了长谈，他表示一定利用自己的影响团结该会中的正直人士，配合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观音滩煤矿是祁阳县仅有的省属企业。为了保护该矿安全，八月初，我来到观音滩于步瀛家，同他商量了护矿工作。要他深入到矿里的工程技术人员中做工作，通过他们发动群众，确保煤矿安全。

委员们都按照分工进行了工作，刘序麟在与县党部书记长邓眉伸会面后，谈到了邓的矛盾复杂心情，他一方面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前途无望，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国民党一个县的头目，得不到共产党的谅解，惶惶不可终日。经过刘多次工作，他的思想逐渐安定，表示愿意坚守工作岗位，保护县党部全部档案，向人民移交。唐建仁加强了同教育科长赵亚屏和军法科

长雷××的联系，我们希望能把雷争取过来，这对我们今后的援救工作是有利的。于步瀛在观音滩煤矿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八月，长沙市已经和平解放，湖南省已出现了全省和平解放的新形势。祁阳军政人员中大部分人思想呈动摇状态，但仍有一部分死硬分子如柏式诺等人负隅顽强，企图大肆破坏。九月，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发表告全县人民书，号召全县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反对敌人破坏，护厂护校，护粮护仓；同时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坚守岗位，保护国家财产和全部档案。做好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告全县人民书》由青年先锋队员在全县各地散发，起到了稳定人心和安全社会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在祁阳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组织。青年历来是一支最活跃的革命力量，周济同志特别向我提到了，要善于教育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开展革命工作的依靠力量。六月，我来到小陂桥陈雁谷家，遇见了周珩，周珩是陈雁谷在达孝中学的学生，曾接受他的进步教育，并在祁阳西北地区从事进步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发展了他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以后通过他的介绍，又发展了李日暄等人，祁阳西北地区的先锋队组织，在周珩等人的努力下得到较快的发展。

七月下旬，敌县长柏式诺加紧了对进步人士的搜捕，制定了准备加以逮捕的进步人士的黑名单。我们在县城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我和唐建仁决定回梅溪，唐建义已先在梅溪。到达梅溪后，我们通知邓国瑛一道前来举办青年补习班，通过办补习班，对青年进行革命教育，为革命工作培养一批力量。在梅溪补习班加入青年先锋队的有唐阳生、唐德成和尹维仙等人。为了开展妇女工作，在清水塘小学发展了女青年唐雯英入队。在

个想法，并提到了陆民华、蒋秉秋同志，说陆蒋与赵琦的关系密切，可通过陆蒋二人与赵琦取得联系。

我从石洞源回来不久，肖扬同志代表周济同志来到了祁阳。他向我问及湘游一纵队的看法和打算。他同意我的意见，并要我设法与赵琦、陆民华等人取得联系和派人参加湘游一纵队工作。自后，根据陶自强介绍，我专程赴塘弦湾陆民华同志家与陆取得联系，由于我和陆初次见面，陆对我表示冷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蒋秉秋早在六月便参加了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我向他问及与赵琦同志的关系，他对我谈到他早在四七年便认识赵琦，此后两人在简师同事，关系密切，据此，我分配给蒋的任务是搞好与赵琦的联系，并要他介绍赵琦、陆民华二同志参加祁阳县人民革命委员会，后赵琦同志曾派人请蒋秉秋去湘游一纵队工作，蒋回来后向我汇报这一情况，我同意他参加湘纵，但不驻在部队，而只作为我和赵琦同志之间的联系人。

为了加强对湘游一纵队的工作，除蒋秉秋担任我与赵琦之间的联系人外，我派陈毅、唐建义参加该部工作，陈毅带领了十多名青年先锋队员参加了纵队，并参加了作战。

以上是我执行华中区衡阳直属支部对赵琦同志领导的湘游一纵队的第一步计划。根据肖扬同志传达支部的第二步计划，待我把湘游一纵队的情况全部弄清楚再向支部汇报，由支部再派人对纵队进行考查，条件成熟后，即由党公开出面对纵队进行领导。由于放解战争迅速发展，不久祁阳获得解放，“华支”第二步计划未能实现。

华中区衡阳支部与湘游一纵队有过上述关系，一九四九年十月祁阳解放，蒋秉秋同志陪同赵琦同志与我会见，赵琦同志提出将他的关系上报支部，我根据支部前段对湘游一纵队实行领导的情况，向支部写了一封信，由赵琦同志带交支部，赵琦

同志到衡阳后，找到了支部负责人，由肖扬、罗特二同志作为介绍人，为赵琦同志补办了入党手续，并肖以扬同志来祁阳令我正式与赵琦同志联系的一九四九年八月为他的入党时间。

祁阳解放后，湘游一纵队由中国人民解放军零陵军分区整编。赵琦、陆民华同志去衡阳由"华支"为他们补办入党手续后，留在衡阳市工作。

解放前夕，我们在祁阳做党的地下工作，经历的时间不长，以五月开始到十月解放，只有五个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八月间，我被通知：华中衡阳支部批准我的入党申请，以周济同志交代任务的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为入党日期。随后，又批准我推荐的蒋秉秋、陈毅、邓国瑛同志为地下党员。短短的五个月充满了血风腥雨，黑风怒浪，是祁阳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地下党正是在黑云翻滚之际领导祁阳人民革命委员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青年先锋队队员在各自地区和各自的岗位上，同敌人英勇博斗，保全了工厂、学校，保全了粮食粮仓，基本上保全了敌机关档案，参加了武装斗争，瓦解了敌人，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祁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本文作者：陈秋云，系中共地下党员，现衡阳市科委顾问〕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忆新七军起义的经过

陈静波

关于国民党新七军起义一事，由于历史的曲折，一直被搁在遗留的案卷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关方面十分重视这一历史事件。我作为一个直接策动这支部队起义的当事人，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党负责，我应秉笔直书，将该部起义过程记录下来，以供史家参考，如有重大遗漏之处，请知情人予以补述。

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奉中共湘南工委衡阳工委的指派，去祁阳县开展地下工作。行前，周震阳、张英奇等同志先后来我家叮嘱，要充分利用我父亲的社会关系隐蔽地发展好组织，站稳脚跟，可大力抓武装斗争。我到祁阳后，立即与高翔、曾益进两同志接上了头，成立了祁阳区工委。高翔任书记，曾益进任组委，我任宣委和兼城关支部书记，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衡阳力报的记者。

当时的祁阳，白崇禧部与蒋伏生的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白色恐怖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利用在祁阳的广泛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白天串门、晚上约会，两个月左右，团结了一大批青年，经过甄别，陆续发展了十来个党团员，并通过这些同志团结了一些进步人士，为党做了许多外围工作。如在城关李兴家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又在北区石亭子以邹子模为主建立了地下印刷所，一批批文件从这里印发，起到了教育人民、打

击敌人的作用，还在洪桥建立了有彭文灿、朱桓等人的党组织，城关则以赵曼如所在单位民众教育馆为联络中心。这样，我们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情报联络网点。我们这些地下斗争的同志，大都是青年，在学习党的文件和革命形势教育的鼓舞下，个个满腔热情，舍生忘死地完成各项任务。不久，发生了赵曼丽被捕，我被通令缉拿，徐祖安同志被杀害等不幸事件。在这白色恐怖下，我们并没有被吓倒。在地下党领导组织下，大家更加紧密团结，机智、勇敢地战斗着。

就在这时，我遵照上级指示，转入了以武装斗争为中心的地下工作。通过关系与新上任的县自卫队总队长周昆元联系，他表示接受我党领导，率全县自卫队听候起义。在这关键时刻，蒋伏生把上任不久的周昆元挤下了台。祁阳全县为蒋派势力所控制，并开始清乡，要清除“赤色”、“灰色”分子，周昆元在办理移交过程中，秘密告诉我，他决定去新七军第二师当少将副师长，并把自卫总队一部分人拉去新七军成立一个团，作为以后起义的基本力量，劝我同他一道去新七军。我因城关地下党与敌斗争正处在胶着阶段，自己的去留必须向组织请示。于是，派李兴、朱桓、张伯强等同志去找曾益进、高翔两同志，征求他们对我去新七军策反的意见，并请求安排几个同志与我同去，我离开城关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请他们迅速研究决定。我自己则去洪桥找彭文灿同志，商量他们这些同志在与我中断联系时，怎样找组织的问题，大家决定由朱桓同志去与高翔同志接头，并同意朱桓、潘治中去找潘治中在独立第十师当营长的舅舅，去那里搞策反工作。第二天，我便在潘治中、朱桓两同志的护送下，搭“黄鱼”车到衡阳找领导汇报。当晚，周震阳同志到牛角港特四号来了。他听了我去

新七军策反的意见后，非常高兴地说："很好！你一定要去，你现在还可以祁阳区工委军委的的身份去工作，这支部队将来上山打游击，或是与我们地下武装合并起来干，你看情况去定，但是部队不要拉到外省去了，以便联系。"接着他对周昆元向我提出三个问题，要我这样回复，一、他有房产和土地的问题，我们党有政策法令，对起义人员一视同仁，不必担心；二、他们有几个老婆的问题，只要他们和睦相处，我们共产党决不拆散他们的家庭；三、他们过去打过共产党，现在倒向共产党了就既往不究，量才录用，生命和生活都有保障。我回祁阳后照这样回答了周昆元，他听后再三向我表示，决心倒向共产党，努力抓好部队起义。

八月份，组织决定我在祁阳城关支部的工作，由曾益进就近接替，现有的同志不要带到部队去，要我自己作主吸取进步力量去新七军工作。我立即把东区和南区的工作交朱恒负责，我原想带到新七军去的李兴、张伯强等都不去了，只带八个私人关系较好的人去当助手。他们是：葛雪元、陈敦奂、陈浦江、李学林等。我们到部队后，成天忙于宣传革命形势，联络中下级军官，构思部队行动计划。由于革命形势发展快，没能在部队发展党组织。

新七军有三个师，军长颜伯刚，副军长曹茂琼。第一师师长唐季候，驻零陵，第二师师长段政，驻衡阳，第三师师长邱金藩，驻江华，首先编建的是以段政为少将师长，周昆元为少将副师长的第二师。这个师是段政的哥哥段云（系国民党青年军军长）通过国民党国防部批准的。段与周关系甚好，自己不熟悉军事，便拉周去。周认为自己可以左右段，有把握控制这个师做起义资本。所以他与我商量后，便欣然去段政的部

队，由于第二师有段云的支持，段云把在衡阳的一个军械仓库的武器装备交给段政，所以第二师完全是美械装备，实力最强。第三师枪支数量约一万（包括起义收缴的），但都是陈旧武器，三个师加直属部队约有二万人。颜伯刚思想反动而顽固，却是个寡头军长，只能掌握军部警卫营。他想抓第二师为其左右，可是段政与周昆元结下了同心，不买他的账。曹茂琮是零陵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与颜是桂系将领，是白崇禧委派到新七军的。曹比颜吃香些，桂系把他安排当永州专员兼保安司令，意在控制并制约唐生智一派的和平起义活动。曹千方百计控制第一、三两个师，一直坐镇零陵，颜也插手不进，颜只能随第二师行动。

我在第二师第五团当少校政工干事。这个团是周昆元的亲信部队，武器装备比第四、六两团还要精。周昆元向团的连营级干部打了招呼，一切行动听我的，所以我可以直接指挥。第四、六两团他正在设法抓到手，段也向周表示，部队完全由他安排。这样一来，第二师大致上在我的手里了。这种迅速而顺利的局面的形成是我没有估计到的，我便动员一切力量，日夜不停地去连队做政治思想工作，许多连排干部经常来找我表决心。只要我开口，指东他们就不会打西。行军时，周国雄、陈正清、唐士毅等连长都争着要跟我走。我患恶性虐疾时，他们日夜不停地来看望。一天，周昆元突然从衡阳茅桐桥师部来祁阳的金兰桥第五团团部告诉我，华中长官部要把新七军归并过去，已派人来找颜伯刚谈过一次，颜表示同意。段表示目前部队尚未组建完成，待以后再谈。周问我下一步该怎么办？研究结果，一方面以新七军是奉国防部命令组成的，属国防部领导。如果归并到华中长官部去，应有国防部的命令，避免矛盾激化。另方面，如果华中长官部要强迫归并，我们便可利用我们的官兵是湘南

地方人，煽动他们抗义，抗义不成便有领导地分散到大山里去，搞武装暴动，以白匪为主要打击目标，并相机夺取地方政权武装。周昆元返回师部后，我便立即去各连队，以“我们是湖南部队，不出湖南境，不接受桂系指挥”，这样半明半白地宣传。第五团连排长都接受我这个观点。对三个营的正副营长，我则以“我们绝对服从周副师长的指挥”为主要内容去做工作。周曾反复指示过要服从我的指挥。所以我这时对他们谈话是很起作用的。

第三天，周昆元又来了，说，他和段政昨天与华中长官部派来的高参作了短时期的谈话，归并问题，我们要以国防部的命令这个理由把对方挡了回去。估计他们会向国防部发电请示，不过，短时间内不会有结果。看来他们用蛮干的办法可能性很少，真的打起来，只能是两败俱伤。现在要想办法，既要摆脱他们的纠缠，又能使我们的计划如愿以偿。我说，把部队先开往零陵，与第一师靠拢。那里桂系势力比衡阳薄弱，必要时上山，还回面更大些。

八月下旬，部队开到零陵不几天，曹茂琮陪同华中长官部一位军参谋长罗克毅对段政和周昆元说，第二师有问题，有共产党在活动。周问他有什么根据，罗说，你们从衡阳开来，路上写的标语有“要实行耕者有其田”、“富人不要欺侮穷人”、“要认清大局形势，走光明大道”，“兵爱民、民爱兵、军民团结一条心”、“建设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些都是共产党的口号。周回答说，“这些都是国父孙中山的主张，有什么错？我可以担保，第二师不可能有共产党分子钻进来。”罗说：“靠不住”！周说：“你如果有真凭实据，请拿出名单来，我当着你的面就地枪决他”。段政马上说，“只要

我和周副师长在第二师，我敢担保，这里混不进共产党分子的，你们难道不相信我吗？”曹茂琮接着打圆场说：“大家都是忠于党国的，不必讲得这么复杂。罗参谋长今天来的目的，是因为白长官指示要我们新七军归属华中长官部指挥的事，我是同意的，团结起来，力量更大，是好事，看你们两位师长意见怎样？”周昆元抢口说“军座，你可能还不知道，我们在衡阳时便与长官部谈过归并这件事，我们认为新七军是属国防部指示建立的，理所当然属国防部指挥，我们也讲过，属华中长官部指挥也可以，但总得有国防部的命令才行啊！总不能谁的枪多势大就可以想指挥谁就指挥谁。……”罗不让周继续说下去，便插话说，“我这里有白长官的命令，明确指定新七军要归并到长官部来”。周接过罗递交的指令，看后对曹说，“军座，你收到这样的指令吗？”曹说，“尚未收到，白长官曾当过国防部长，这个指令有权威性。”周说，“这是华中长官部给直属部队发的命令，不代表国防部。我们请示国防部再说，如果国防部同意了，就合法化了，就皆大喜欢了，我们宁可在这里待命，不要违国法乱军纪。”段政插话说，“我完全赞成周副师长的主见，请上级体念我们的苦衷，按规章办事，大家都不担风险，将来长官部派师长、副师长、团营长来，我们马上让位。”罗说：“段师长请不要误会，令兄段军长与白长官老相交，绝无挤走你们的想法，我今天来谈归并的问题，是来商量商量的意思，究竟怎么办？下次再谈，我们都再想一想吧。”周昆元立即把上述情况告诉我，我早意识到他们是不会放手的，一定要达到把新七军抓过去的目的，军长、副军长是桂系的人，明显倾向于白崇禧，只能找个理由，既能摆脱他们，又不引起他们进一步的怀疑。当时我们谈来谈去拿不

出一个好办法来，最后，我考虑只有发动官兵抗拒归并，由参谋主任罗有等拟出“警械”计划，以段、周的名义下令全师作好战斗准备，以防反动派突然袭击。

在这种形势下，五团团长唐纯朴（克俭）偷偷地溜跑了，政工主任彭伟铭和干事彭剑魂及一个姓周的副官也弃官而逃。周仑元由营长代理团长，我任中校政工主任，全师在零陵紧张地补充军需装备，整顿部队，筹备经费。一个星期来，我常借在连队吃饭、睡觉的机会，做周围同志的思想工作。

一天早餐后，周昆元告诉我，他前几天与段政及其他可靠的人员研究了一整天，最后决定一个办法，先把军长颜伯刚拉进我们的迷魂阵来。当时分析，颜自己仅有一个装备不太好的警卫营，第一、三两师是曹茂琛的本钱，颜抓不住，颜想抓实力雄厚的第二师，这是段家的资本，只要段政出面，讨好颜，表示第二师服从他，要他与华中长官部联系，由他带这个师先进广西，然后再由曹带其余两个师进广西，这样，颜会受宠若惊，长官部定会暗自高兴的。我们则可以利用颜与桂系的关系，摆脱长官部的纠缠。周说，“这个办法真奏效，颜见段和我主动表示坚决拥护他，并请他立即率部向广西进发，非常高兴。晚上召见我们说：长官部同意他率第二师先入桂，并拨给这个师五万银元和一部电台。”说到这里，周对我说，“颜已是我们手中之物了。现在把他与曹分开，随我师行动了，又把第一师钉在零陵，待命入桂，这样，我们一切都独立自主了。”

第二天，周与我率五团先行，颜、段与司令部及军部警卫营跟第四团尾随而行，第六团断后。部队在东安过中秋，从东安向新宁途中，我们侦察第十军蒋大翼部尾随我们向新宁开来，我们便放慢行军，一日二十里便宿营，周对蒋部意图不

明，有意让他先行。蒋过去后，又报黄杰兵团从邵阳武冈向新宁开来，我们决定抢先赶到新宁县，据险屯兵，以观动静。

我们到新宁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首先是我们侦悉湖南省代主席兼兵团司令黄杰所部已源源从新宁入桂，他身边不足两个团的警卫部队，正在新宁休息。黄与段云关系甚好，段政也与黄有交往，段想邀黄来赴宴，周昆元向我提出趁机扣押黄杰与黄同行的蒋伏生等人，由于段政认为黄与他哥哥是拜把兄弟，他不能做出对不起哥哥的事来，为了内部的团结，便放弃抓黄的打算。

其次，我部进入新宁驻扎时，徐君虎的游击队多次送来标语和信，内容是要新七军走光明大道，还有的游击队也给我们送来内容大致相同的信，但也有明确要我们给他们武器弹药。否则不让路给我们走；还有的信定时间、地点，邀我们派人去谈判。我决定自己去与他们面谈一次，周不放心，段又提出要对方来我们这里谈，我坚持自己去更主动些，于是我照着游击队信定的时间、地点，会见了四个负责人。我首先开门见山地介绍自己是地下党员，说明新七军起义的意图，以及在湘南几县建回游击的打算，并告诉他们，我们两方应分散占领地盘，分散敌人的注意力，使白军处于防卫地位而不分兵来袭击我们。我们谈得很投机，相约互相支援投靠。可能他们是由于分散活动的缘故，思想不完全统一，事后仍常有游击队员拉我部官兵投靠他们，被我军扭送师司令部（周昆元早下了命令。凡抓住来我部捣乱的人不准打骂，要直接交师部由他发落），周前后放了七、八个游击队的人，放走时，每人给两块银洋。记得有个会发报的游击队员，周劝他留在我部工作，他同意了，后来跟着我部起义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